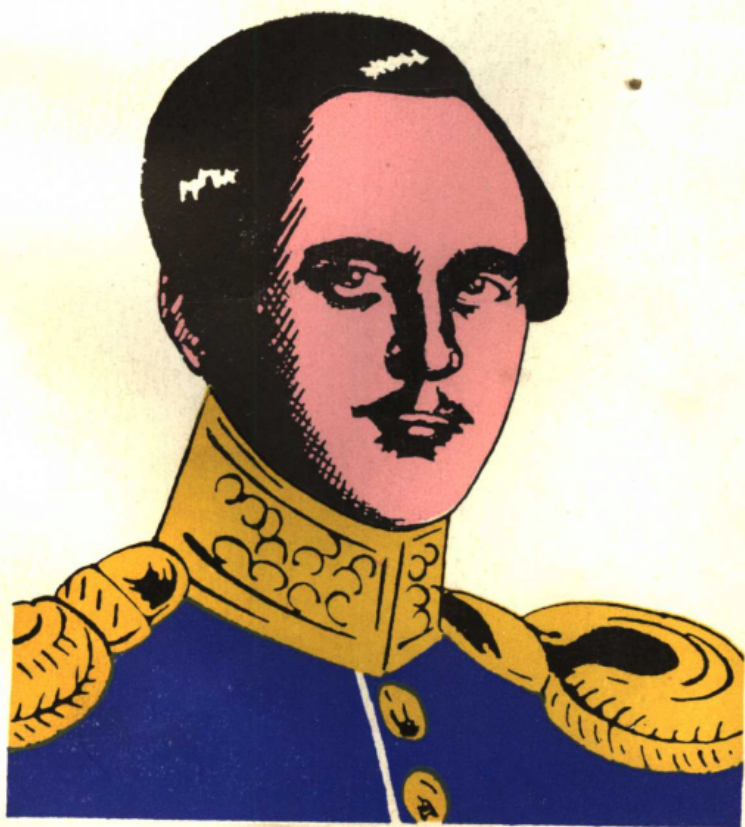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莱蒙托夫

〔俄〕谢·瓦·伊凡诺夫著 克 冰译



责任编辑 吕剑影



ISBN 7-5327-0428-9/I·205

定 价: 9.60 元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莱蒙托夫

〔俄〕谢·瓦·伊凡诺夫著

克 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 Иванов
М.Ю. ЛЕРМОНТ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64年版译出

蔡 蒙 托 夫

〔苏〕С.伊凡诺夫著

克 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395,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7-5327-0428-9/I·205

定价: 9.6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序 言

“……这样的时代为期不远了；他的名字在文学上将成为人民的名字，在群众的日常谈话中，在他们议论日常关心的事务中将听到他的诗的和谐的声音……”

（别林斯基，1840年）

“我们看见船舶，有如小小的、亮亮的月儿，令人生出古怪的、几乎是神奇的印象。这只有在宇宙间才能看到！脑海里浮现出诗人那天才的诗句：‘星星与星星倾诉衷肠……’”

（安德良·尼古拉耶夫，巴维尔·波波维奇①，

《在星海》，《真理报》1962年8月29日）

莱蒙托夫二十六岁去世，正当他的才华开始迸放之际，“被死神从俄罗斯文坛上夺去了，他的力量远远没有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将来定能做出比已经做出的多得多的事业来”②。但他的创作遗产如此伟大，如此出色，以致莱蒙托夫的名字有权列入伟大的俄罗斯文坛的最前列，同普希金并驾齐驱。

莱蒙托夫没能参加十九世纪初期最大的历史事件。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在全世界面前显露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概，使俄罗斯人素有的爱自由的意志愈加强烈，而这场战争在诗人诞生前就结束了。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年月——十九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最重大的时期，莱蒙托夫还是个小孩子。而诗人的整个

世界观，正如当时一切进步人士那样，是在一八一二至一八二五年历史事件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莱蒙托夫的创作(1828—1841年)是在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进行的，而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继续镇压十二月党运动之后最残酷的沙皇反动统治。那个时代——“一言以蔽之——是流放、反革命皮带的年代，而有时还有囚室”^①。怯懦、变节的气氛笼罩了当时曾崛起过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界。但无论是恐怖，还是镇压，都不能制服进步的俄罗斯人爱自由的意志，不能扑灭对农奴专制政权的仇恨，“外表掩饰起来的活动在内部沸腾，溶化”^②。

列宁写道：“农奴制时期(1827—1846年)，贵族占绝对优势。这是从十二月党人到赫尔岑的时期。农奴制的俄国是闭塞的停滞不前的。起来反抗的只有极少数没有人民支持的软弱无力的贵族。然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促进了人民的觉醒。”^③

这些“优秀”人物中也包括伟大的俄罗斯公民诗人、普希金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人米哈伊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在尼古拉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的年代，他在自己的诗中大胆揭露农奴制度和政治压迫，揭露站在王座前的“一群贪婪的”沙皇的暴吏，为解放人的个性而战斗，将高尚的、有力的、勇敢的、具有火一般情感和不屈不挠意志的人们同贵族集团相对比，在人民中寻找自己的正面人物。《奴隶和孤儿》阿尔谢尼，《波罗金诺》和《瓦列里克》中的普通俄罗斯士兵，囚禁在修道院中的不知名的童僧小伙子，勇敢、

① 安德良·尼古拉耶夫和巴维尔·波波维奇为苏联宇航员。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第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9年，第502页。以后的引文见该版本的指定卷数和页码。——原注

③ 《赫尔岑选集》三十卷本，第8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6年，第145页。以后的引文见该版本的指定卷数和页码。——原注

④ 同上书，第107页。——原注

⑤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27—328页。

大胆,而且善于卫护自己声誉的斯捷潘·卡拉希尼珂夫,贫穷的官吏克拉兴斯基,哥萨克母亲,起义反抗地主权力的农奴,——他的这些主人公,必然遭逢“不轻松的命运,而是战争、祖国、意志”,准备“为神圣的真理妈妈”而战斗的主人公。

伟大的语言艺术家愤怒地否定农奴专制的现实,颂扬自由。他的诗是进步社会思想的有力武器,对人民的力量满怀信心,召唤着未来。他接受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并在自己的早期创作中继续和发展了它。他比十二月党人更前进了一步,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深刻,他向前看得很远。莱蒙托夫由十二月党反对沙皇暴君的斗争走向否定贵族专制集团的整个制度,对尼古拉制度基础的基础进行斗争——反对农奴制,为农民俄国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农奴制俄国,“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①,当时,莱蒙托夫——革命否定诗人——的名字同赫尔岑、别林斯基的名字排在同列。

莱蒙托夫不是革命家,但他的作品使读者大众走向革命。他没有象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号召农民群众举起“斧头”,但在自己的作品中证明农民起义是无罪的,农民们惩罚自己的剥削者是正确的。

阿·伊·赫尔岑,其思想源于十二月党运动,后来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他说:“他(莱蒙托夫——谢·伊^②)用另一种东西——敢于不夸饰、不留情地讲出许多事实——加强了十分锐敏的洞察力的不幸。被欺辱的软弱人物永远不能原谅这样的诚实……谁都不想看到,在他决定讲出自己的思想之前,这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斗争,饱尝了那么多的痛苦。”^③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45页。

② “谢·伊”分别为作者的名和姓。

③ 《赫尔岑选集》,第7卷,第473页。

H.A.奥加辽夫在悼念莱蒙托夫之死的诗中称诗人为“弟兄”：

把你的手伸给我，我可怜的弟兄！
把那冰冷的手伸给我，
沉睡吧，在墓穴的寂静中。
无论我的问候，无论我心中的苦痛，
你都听不见啊，在永恒的梦中……①

大胆否定贵族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传统，同普通人民的有机联系，不断寻求与人民接近的道路，这就使莱蒙托夫同当时刚刚萌生的民主革命运动相接近了——由此引起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莱蒙托夫作品的注意和喜爱。他们断言，莱蒙托夫完全属于俄罗斯社会思想的新倾向，而只是早亡才未使他彻底站到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去。莱蒙托夫是联系俄罗斯社会运动中十二月党人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环节之一。他们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是“我们的人民在艺术、教育和人道的领域中未来胜利的保证”（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对祖国“真正的、神圣的、理性的”爱（杜勃罗留波夫）。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青年时期，莱蒙托夫就是他们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大学生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记，尤其是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间，写满了关于莱蒙托夫的札记，这些札记极其诚挚，总是热情洋溢。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提到莱蒙托夫，是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开始阅读《当代英雄》，之后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关于诗人的札记。车尔尼雪夫斯基阅读这部小说，反复

① 奥加辽夫，《短诗与长诗·诗人的小书屋》，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3年，第32页。——原注

地读、并抄写小说的一些印页，在日记上写道：“……他们是我们的救星，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就是这样的作家。”读完《塔曼》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不满足之感，因为这个孩子在生活活动和生活斗争中还不曾有过”^①。

对莱蒙托夫这部长篇小说的评述每天继续着，而惊喜之感与日俱增：“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在我们望尘莫及的高度，是伟大的，我准备为他们献出生命和荣誉。”^②车尔尼雪夫斯基抄写莱蒙托夫的诗，把它们寄给亲人。

二十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白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首先是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的世界意义，下面的一段札记证明了这一点：“莱蒙托夫和果戈理，我以为他们的作品完全是独创性的，我以为他们的作品大概是近些年来在欧洲文坛出现的最高级的作品，这些作品向我说明，俄国在思想舞台上活动的时代到来了……”^③

从第一批日记到最后一批信件，在文章和评论中，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断提到莱蒙托夫的名字，谈论他，谈论他的才华、人民性、卓越的语言、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早期的作品和信件中，我们可以找到对《沙皇伊万·瓦西里叶维奇、年轻的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童僧》、《思索》、《天使》、《诗人》、《不要相信自己》、《又苦闷，又烦忧》、《契约》、《梦》、《被囚的武士》以及其它许多作品的评语和引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莱蒙托夫“其独立的喜好属于新的倾向（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指的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第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谢·伊），而只是因为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时间在高加索度过，才无缘同别林斯基及他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58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66页。——原注

③ 同上书，第127页。——原注

的朋友进行友好交谈。”①

赫尔岑对莱蒙托夫作品的意义和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他写过如下一段话，因为在国外，所以这段话没有受到沙皇检查机构的干涉：“他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我们都还太年轻。被这个伟大的日子所深深激发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处决和流放。我们忍着泪水，不得不沉默，学会了在缄默中掩藏自己的思想——而且是怎样的思想啊！这已经不是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进步思想，这是怀疑、否定、思考、极端愤怒的思想。莱蒙托夫习惯了这种情感，不能象普希金那样，从抒情诗中获得解脱。他在自己所有的幻想和快乐中都拖着怀疑的重负。勇敢的、忧郁的思想总是压在他的肩上，它在他所有的诗中透露出来。这并非那种抽象的、刻意用诗的花朵装饰自己的思想；不，莱蒙托夫的沉思——是他的诗，他的痛苦，他的力量。”②

象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杜勃罗留波夫的笔记和日记也写满了莱蒙托夫。莱蒙托夫对他来说“尤其合意”。他同情诗人，赞同他的信仰，有时他觉得他自己会讲出象莱蒙托夫所讲的一样的话来，虽然没有那么有力、确切、优雅。“莱蒙托夫的诗，我不想一口气读上十遍而不失其最初的感染力的不多。”他稍后又写，由于读莱蒙托夫的作品，“怒火中烧，血液被仇恨与愤怒所激荡，心脏因愤恨和恼人的、无能为力的疯狂扭曲了”③。这段话很贴切地表明莱蒙托夫的作品对当时进步青年的影响。

莱蒙托夫对贵族农奴制社会的否定是坚决的，他的理想是那种“有着高尚心灵，不怕人，不畏苦，为国家的荣誉损躯”的人。诗人怀着合情合理的骄傲说道：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223页。——原注

② 《赫尔岑选集》，第7卷，第225页。——原注

③ 《文学列宁格勒》，第6期，1936年2月1日。

我无论在谁的面前，
决不把还由我支配的膝盖屈弯，
自尊倘若被背弃，
那只是怯懦将它背叛；
我决不低下我的头颅，
哪怕在命运的面前！

莱蒙托夫是一位热情的战士，在他的身上，对行动、对果敢精神、对斗争的热切期望永不停息。他的作品中包涵着积极的毅力，同我们的时代——为新生活而英勇斗争的时代——这样贴近，这样一脉相连。诗人瞻望未来，“我对未来充满幻想”，他写道。他热情地希望彻底解放人类和社会，放眼未来，他看到了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的人，那里一切都是平等的，那里没有暴虐、没有凶恶：

在他们中，友谊和爱情
都不受礼法锁链的制约，
他们不去含笑杀死自己的兄弟，
让伙伴流洒正义的碧血！……

莱蒙托夫相信，这样的时代会到来，新一代将生活在幸福的时代，生活在自由的俄国。这信念促进了他的战士的激情，加强了对自己的人民、对诞生天才的人民巨人的爱。

他是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幻想有朝一日在充斥着从外国作家那里翻译来的作品的俄国杂志上将刊载俄国作家的作品，他自己就想出版这样的杂志。但他同民族狭隘性格格格不入，他的思想面向一切国家的人民，面向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他歌颂生活

在压迫之下、被驱使的、渴望自由的人民，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不管他们的种族、语言如何。俄罗斯人、山民、立陶宛人、西班牙人、犹太人——都是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从一切民族的创作中，从俄罗斯的壮士歌、格鲁吉亚的歌谣、哥萨克的传说、东方的轶事和神话中，获取灵感。

莱蒙托夫是普希金的学生和继承者。他同普希金一样，由浪漫主义作品开始自己的创作道路，但在其年轻时期就已在作品中出现了公民的调子，到了创作的成熟时期（三十年代下半期），他便开始写作现实主义的诗歌。莱蒙托夫是出类拔萃的人民诗人，他达到了现实主义，达到了生活的真实，他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做到自然、“天成”（别林斯基的说法），反映现实。

激励过普希金的爱祖国的思想、对人民幸福的思考，在莱蒙托夫的诗中得到了发展。但莱蒙托夫的创作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在俄罗斯文学中就其意义来说是一个独特的、巨大的阶段。别林斯基认为，我们失去莱蒙托夫就是失去了一个“在内容上比普希金前进了一步的”^①诗人。这就是说，在内容方面：“莱蒙托夫在才力上等同于、甚或超过普希金——问题不在于此；不过，无疑，即使才力没有超过普希金，莱蒙托夫也有能力按照时代的要求和时代的特点通过自己来表达、用自己的诗来满足时代，这比普希金的诗所表达的要高出许多。”^②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第84—85页。以后引文见该版本指定卷数与页码。——原注

② 同上书，第7卷，第105页。——原注

第 一 章

在奔萨草原上，离切姆巴尔县城十二俄里，距奔萨省城一百二十俄里，有个塔尔罕内村，这就是莱蒙托夫的外祖母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阿尔谢尼耶娃，出嫁前的斯托雷平娜^①（生于1773年）的庄园。村庄坐落在有些地方被一些不太陡的山丘隔断的平原上。在俄罗斯中部那一望无垠的开阔地带，沿着美丽的小河点缀着一些树丛。远方起伏的山峦去除了单调乏味的观感。

塔尔罕内老爷家的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年久的大花园环抱着房舍，花园里有幽静的、绿荫遮蔽的池塘。谷地把庄园和长满树木的高冈隔开。冬季不冻结的泉流在谷地奔泻。极目望去，四周全都是远接地平线的田野。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安葬了自己的丈夫，同女儿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住在塔尔罕内。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只是偶尔带女儿到莫斯科走走；当然，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还是个年轻姑娘，她贪婪地接受新事物，醉心于新型人物。

一次，从莫斯科回来，她们来到了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伊丽莎·阿列克谢耶芙娜已故丈夫的亲戚阿尔谢尼耶夫家在土拉的领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总是热闹而欢乐的。愉快乐观的阿尔谢尼耶夫大家庭同周围的地主们是朋友。他们安排舞会、化装舞会，于是被阿尔谢尼耶夫家的慷慨好客所吸引的人们不拘礼节地到这

里来。摆有丰盛的家制腌菜和果酱的餐桌前，常常坐着不下二十位客人；青年们跳舞直跳到精疲力竭。

阿尔谢尼耶夫家吸引着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在这里，一切都使她想起自己的丈夫。而且，在腻味了景色单调的奔萨草原之后，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美丽风光是令人高兴的。

这次，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来阿尔谢尼耶夫家作客，在长时间的午宴后，在好几小时的玩旧式纸牌后，在不间断的庄重谈话后，她自管养神，没有注意青年人，因而，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要嫁给在阿尔谢尼耶夫家认识的尤利·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的决定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当时，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之所以感到意外并矢口拒绝，是因为她认为莱蒙托夫是个放荡的人，不论在名望上还是在财产上都无可夸耀。诚然，莱蒙托夫在阿尔谢尼耶夫家的所有客人中是杰出非凡的，他举止有节，聪明，生性快乐，用诗人第一位传记作者维斯柯瓦托夫回忆尤利·彼得罗维奇的话来说，他是一位讨女人们喜欢的、在社交界吸引人的美男子，是快乐的交谈者。在他身上有某种“京都”风度，而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则对京都风度有好感。而且，莱蒙托夫漂亮，这一点她不可否认。但是，把自己唯一的爱女许给他？不，这是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不想赞同的。她以自己的斯托雷平家族自傲，这个家族中出过大臣、将军、出色的近卫军军官，以自己同彼得堡和莫斯科最著名的家族的广泛交往而为荣。

莱蒙托夫的家谱不显耀，地产收入极微薄——她想看到的女婿不是这样的人。在她的理想中，未来的女婿必定是有着广泛联系和万贯钱财的彼得堡人，是显赫的俄罗斯家族中的著名人物。

斯托雷平家族——这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伊丽莎白·阿列

①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娘家的姓为斯托雷平。

克谢耶芙娜对此深信不疑；斯托雷平家族——历来是显赫的贵族，同他们结亲，谁都认为是幸运。

事实上，这个家族已经不那么显贵、不那么豪富了。这在当年奔萨省贵族代表会议的笔记和记录簿上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据。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的祖父叶美良·谢苗诺维奇·斯托雷平服役到上尉官衔，被派任“奔萨省副省长”，拥有连同六十五个农奴在内的不大的田产。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的父亲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以豪富著称。他是个学识浅薄的人（据同时代人证明，他“没在任何地方学过任何东西，没听说过莫里哀和拉辛”）^①，热中于大吃大喝，还爱胡闹，是叶卡捷琳娜的宠臣的兄弟阿列克谢·奥尔洛夫的好友。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获得了当时刚刚规定的、使农民变成酒鬼的酒类专卖权，在短时期内赚得了一笔巨款。

这种富裕没有持续多久。放荡的生活方式耗费了大量资产。他带着整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和由农奴组成的家庭戏班迁居莫斯科，花着用农民的泪水赚来的钱财的剩余部分。

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斯托雷平这个名字是同莫斯科小剧院的开创、小剧院第一个戏班的建立联系在一起。A. M. 屠格涅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辛比尔斯克的贵族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斯托雷平来到了莫斯科，显示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女儿们（这些女儿中有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С.И.），也看看好人们，吃着面包和盐，逍遥自在地过日子；他有一个由自家青年男女组成的家庭戏班——出名的乐子。”随后，他写到斯托雷平的剧院：“……为了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的娱乐和所有可观的大舞

① 《A. M. 屠格涅夫札记》，《俄罗斯古风》1885年11月，第276页。

会，农奴演员组成的家庭戏班每个星期都要表演悲剧、歌剧、喜剧。老实讲，这些表演没有阿谀奉迎的庸俗气，喜剧演得很精彩……”

确实，斯托雷平的农奴演员演得很好，对此所有回忆录作者的证明是相一致的。在斯托雷平的演员中，瓦尔瓦拉·娜索娃出了名——后来成了著名批评家斯特拉霍夫的妻子。斯托雷平的演员在俄罗斯戏剧史上留下名字的，还有库拉耶夫、里西岑、卡瓦列罗夫、布金勃罗克以及其他。阿·谢·格里鲍耶陀夫在喜剧《聪明误》中写出了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对戏剧的嗜好。恰茨基^①说的就是他：

而我们的心肝呢？我们的宝贝呢？

脑门上写着“剧院和化装舞会”，

房子涂上绿色，就象小树林，

自己肥胖，他的演员却瘦骨嶙峋。

在莫斯科耗费一空的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不得不把自己的戏班卖给皇家剧院管理处。他拿这些演员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共要价四万二千卢布。但亚历山大一世认为这个价码高，命管理处“讲讲价”。在这场交易中，农奴演员们自己也介入了，他们向沙皇提出呈请。他们在呈文中写道：“获悉我们的主人阿列克谢·叶美良诺维奇·斯托雷平要卖我们，冒昧地俯伏在最仁慈的君王的足下，并恳请开恩替我们赎身，赐以新的生活……”可见，演员们在这位贵族那里生活得不愉快，他们当真是“瘦骨嶙峋”的。屠格涅夫证实了这一点：“悲剧演员、独唱歌手、滑稽演员，在他家担负着双重义务：早上喊狗追野兽（带着狗打猎），晚上演喜剧、悲剧

^① 《聪明误》中的人物。

或歌剧。”

和皇家剧院管理处“讲价”的结果，斯托雷平将农奴演员这七十四个“生灵”连同他们的家口换了三万二千卢布。当开办小剧院时，斯托雷平的演员被送了去，成了俄罗斯主要剧院之一的第一个戏班的基本骨干。

显而易见，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以自己的亲属自夸似乎没有特别的理由。

尤利·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确实不能夸耀自己的血统的显贵。他所有的先辈几乎都是军人——俄罗斯军官。资料告诉我们，他的最远的一个先祖盖奥尔格或者尤里，在俄罗斯军队里曾于一六一八年同进攻莫斯科的波兰人勇敢战斗过；他所在的部队守卫着阿尔巴特大门，他们不仅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出击。他的另一个先祖——彼得·尤利耶维奇曾是萨兰斯克军督。尤利·彼得罗维奇的祖父参加过武备中学学生军团，但由于生病没有继续服军役，退职时是少尉。尤利·彼得罗维奇本人的军衔也不高（以上尉衔退职），钱财也微薄。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极力反对女儿的婚事，但一切都枉费心机。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坚持己见，反对她意志的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必须让步。

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从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回来就已订了婚，并很快举行了婚礼。青年夫妇定居在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塔尔罕内村。

最初，莱蒙托夫夫妇的生活中好象没有什么阴暗。当丈夫因事离开塔尔罕内到莫斯科或到他土拉的领地克罗波托沃的时候，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下了稚气然而动人的诗：